

書名 附釋音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元
刊明修本
撰者 漢 鄭玄 注，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賈公彥 疏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經·禮·周禮·唐
索書號 貴重-2
編號 A189100

卷十三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

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奉

初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宰冢宰第一。陸德明音義曰：本或

作冢宰上

非餘卷放此

疏

天官冢宰鄭曰

天所立之官冢宰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使掌邦治。亦所以揔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大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釋曰：鄭云象天者周天有十餘度。天官亦揔攝三百六十官。故云象天也。云官皆肅爲號。故題曰天官也。鄭又云冢宰大宰官也。若下則云冢者大之上。此不謂人宰。故云冢宰大也。宰者之名。此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大宰之官。鄭又云司者大宰。揔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者。此官不言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故司此天官。則兼攝羣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A18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2

漢籍善本文影影像資料庫文本 附釋音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元刊明修本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也

(疏)

注小祭至祭者。釋曰案上文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祓舞又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注云羣小

祀亦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祓舞而云不與舞者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

官中七舞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十二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十三

鄭氏註

賈公彥疏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

牷

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牷純一也玄謂牷體完具○畜音煥全音全

(疏)

牷

釋曰

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者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言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

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

祀故云以共祭祀之牲牷也○註六牲至完具

釋曰案爾雅所釋六畜有馬牛羊豕犬雞故鄭依而擇之案膳夫供六

牲鄭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則此云牲亦據將用為

言也司農云牷純也後鄭不從者尚書至儀牷對儀不得

為純色其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玄易之云牷體完具也

凡

陽祀用骍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

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骍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比郊及社稷也望祀五穀

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煦瀆爲幽幽黑也
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點於斜反同農音幽
凡陽至毛之釋曰言凡與下陽祀陰祀皇祀等爲目故云
凡以廣之也○註骍牲至宗廟釋曰骍牲知是赤色者見
明堂並闕又辨別魯弓云周人牲用骍司尚赤而云用骍故

疏

明堂位周人辟廟禮弓云周人性用辟周尚赤而云用駢故
知駢是赤也云毛之取純毛也者對下文云有是雜色則此
經云毛之者皆是取純毛也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并
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者但天神與宗廟爲陽地與社稷
爲陰案太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圓丘方澤丁云牲
幣各依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岷輪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
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駢性熟牲惟有郊天及宗廟
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
郊之祭也大殷天而主日光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駢是南郊
用駢也檀弓云報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時亦也據此而言
則祭大於南郊及宗廟用駢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
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鈞命決云祭地于北郊就陰位彼對郊
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于有
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不從先鄭陽祀春夏者周祭宗廟四
時同用駢夏至祭地方澤牲用黃春夏迎氣牲各隨方之色
明不得同用駢故不從也又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

四望義司故知是四望五嶽等也云點讀為幽幽黑也者以
其幽是北方故從幽為黑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
祀待先鄭釋說隨後破之故也

疏

凡時至，皆物一故亦言凡。

等也云點讀為幽幽黑也者以
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
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

四望義同故知是四望五嶽等也云黝讀為幽黑也者以
其尚是四方故從幽爲黑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
祀待先鄭釋說隨後破之故也

色是隨其方色下用旄旄是雜色則此牲物者非方非雜雖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雜也假今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註時祀至百物釋曰如時祀是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案司服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上文云天北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凡外祭毀書毀爲旛旄旄作旄旛子春云旛當爲旛者

當爲有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矣禳毀除殃咎之屬○若江反貉冥霸反既丘例反副普適反辜音孤禳如羊反凡外至可也○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也○註外祭至之屬○釋曰知外祭中有表貉者據

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也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貉之等案大司馬田獮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升庭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遇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云毛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有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注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子春之下不言亥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禳至發四方百物而引九門殊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疾禳皆是禱祈除殃咎非常之祭用毛之類故引以為證也

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

疏

凡祭至繫之釋曰牧人

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疏養性臨祭前三月後與充雞憚其為儀○憚特旦反人繫養之故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註犧牲至為犧釋曰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云犧牲不云牷則惟據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牷未必純犧若犧則兼牷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云授充人者笛殊養之者牧人之牲未用祭者撫在一處不殊今將以祭者則殊別繫養之云周景王時者此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實起

有龍於景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雉雞自出其尾間之侍者曰自憚其憚也遽歸告王目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注儀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爲君也直云自憚其儀不云雞欺以義噲之耳引之者謬犧是號色之意凡牲不繫者其奉之謂非時而祭祀者

疏

註謂非至

曰云不繫者謂若上文凡外祭致事用毛向也房非用而祭招者也

牛人掌養國之八牛以待國之政令公猶疏

鄭司農云享牛

牛人至政令釋曰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首政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註公猶官也

釋曰訓公爲官者忠有公君之嫌但王家之牛若公廟之牛故須訓公爲官是官牛也

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前祭一日之牛

鄭司農云享牛

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獸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願職讀爲職謂之耗可以稟牛穢人者謂牧人充人廟芻耕之芻牛人釋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職戒音特或餘式反割之古反注職同

疏

凡祭至魯之釋曰云凡祭

釋音外徐音又朴諫云反割餘則反者祭祀非一故亦言凡以喪之云享十者謂正祭之牛云求

牛者謂繹祭之牛云以授職人而芻之者謂授充人饗養者也○註鄭司至養之釋曰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

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如是正祭牛則不應以

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者案上文凡牲不繹者其奉之謂非時

而祭則不繹之此經授職人繹之則非時祭者故後鄭

亦不從也玄謂享黷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者以其宗

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先鄭爲前祭一日之牛也云求祭也祭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者今日正祭

于廟明日繹祭在門外之乃至故鄭云孝子求神非一廟以

無所招斥但職聲相近誤爲職故讀從職充人置職入地

之時櫛櫛然作聲故以櫛名其官也云職謂之執者爾雅釋

與是名繹祭爲求也云職讀爲職者凡官皆有職直云職人

官文廟注云稟也云職人者謂牧人充人頭者與疑辭疑之

者凡牲猶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

牛人

其牢禮積膳之牛

牢禮殮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

其牢禮積膳之牛

太牢○積子賜反註同飧音孫疏言凡賓客有謂五等

膳所以問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

諸侯來朝兼有臣來聘皆共牢積礼膳之牛也○注牢礼至

太牢○釋曰鄭知牢礼飧饔者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者下

云饗食是速賓之礼也案大行人掌客皆云上公殮五牢饗

九牢五積侯伯殮四牢饗七牢四積子男殮三牢饗

五牢三積積之多少各視殮牢其膳則五等諸侯皆大牢故

云牢礼飧饔也云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者謂行者之用遺人

所云者是也又引司儀職曰王國五積者據上公而言也云膳所以問礼賓客者謂賓客未去之間致禮也又引掌客云

殷膳大牢彼注云殷中也中

間未去即是問禮賓客也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

之牛○蓋進也所進賓之膳急礼小臣請執幕者與羞膳者

殷膳大牢彼注云殷中也中

間未去即是問禮賓客也

之牛

下文同幕民狄

疏

饗食至之牛。○釋曰：饗者享大牢以飲食折之設反。

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

者謂大射及興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設

俎故有牛也云共其膳羞之牛者謂獻賓時宰夫所准組是

也。○註羞進至猶此。○釋曰：引燕禮小臣請執幕者與羞膳

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者案燕礼立賓後公卿大夫行就

席小臣阼階下北面請執幕者與羞膳者注云：執幕者執瓦

大之幕也方圜蓋無幕羞膳者差於公謂庶羞云云至主人

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

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正與賓饗及賓射設俎時節及

設人無文故云正之膳羞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俎至於

射礼天子諸侯皆先行燕礼其牲徇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

雖用燕礼直取一獻之礼未旅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

公當饗雖然燕礼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

羞也不言正俎之牛者據庶羞而言其實兼正俎矣

蓋也

○註鄭司農云：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

羞也不言正俎之牛者據庶羞而言其實兼正俎矣

蓋也

共其槁牛

○鄭司農云：槁師之牛

○○稿苦報反註同

枯槁之賜牛謂之槁牛也。○註鄭司農云：至之牛

傳僖公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軍事

○○釋曰：謂將帥在軍

軍事共其槁牛。

○○釋曰：案左氏

其牛牲之互與其益筭以待事

鄭司農云互謂福衡之屬益筭皆器名益所以

盛血祭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暑家縣肉格互劉音護徐音牙祭音者劉魯討反盛音成縣音玄

疏鄭註

司至肉格。釋曰先鄭上文福衡共為一物後鄭已不從合以互與福衡共一彌不可玄謂互若今暑家縣肉格其義可知但祭祀殺訖即有薦饋孰何得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縣肉也故詩云或剥或亨或肆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

之三月

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齒

疏

充人至三月

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掌繫祭祀之牲牷者追祭祀之牲皆體牷具故以牷言之也云祀五帝者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牷則勿養天也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畧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皇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註牢閑王氣成○釋曰云牢閑也有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爲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是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

獸觸齒故鄭摺云焉云養牛羊曰芻者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大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宜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三年之處也三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克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

亦如之疏

享先王亦如之○釋曰上經天地外神已別于上故今以先王亦如之亦繫于牢芻之三

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

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散素但反訖同

疏

凡散至養之

之性直言繫于國門使養之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不必三月也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牲則不必三月其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詩云遠牛羊豕近大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果然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註散祭至養之○釋曰鄭知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見上文陽祀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則云凡時祀用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雅有天神司中司命

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云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總主王城十二門皆別有下士及府史胥徒今養牲者是十二門而云司門之官者總官首先鄭云使守門者養牲者是也

而言之其實非司門自養則先鄭以爲選牲時後鄭

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

近附近疏註鄭司至近之○釋曰先鄭以爲選牲時後鄭

之近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入牧入選訖始付

克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張牲則告牲明非初選牲故不

從玄謂張牲若今文牲者此舉漢法以況之又引特牲禮

者以其天子礼亡故舉以言焉案被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

前之文牲時云舉獸尾者士用虎腊言獸尾止謂虎也言

近之者彼謂士礼引碩牲則贊

故奉牲以告疏碩牲則贊。釋曰上經文牲時此經據正

曰傳碩肥腊疏祭特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

幣而從皆云傳碩肥腊此克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特牛羊

而牽之口注贊助至肥腊○釋曰鄭知育君牽牲者見系善

力之存

是其事也

展牲則告牲

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

疏

註鄭司至近之○釋曰先鄭以爲選牲時後鄭

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入牧入選訖始付

克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張牲則告牲明非初選牲故不

從玄謂張牲若今文牲者此舉漢法以況之又引特牲禮

者以其天子礼亡故舉以言焉案被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

前之文牲時云舉獸尾者士用虎腊言獸尾止謂虎也言

近之者彼謂士礼引碩牲則贊

故奉牲以告疏碩牲則贊。釋曰上經文牲時此經據正

曰傳碩肥腊疏祭特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

幣而從皆云傳碩肥腊此克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特牛羊

而牽之口注贊助至肥腊○釋曰鄭知育君牽牲者見系善

力之存

是其事也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

政令

任士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

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

載師至政令。釋曰此經與下經為目言任士之法者任謂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即下經云臺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云以物地事者此文選於任其力勢而物色之知其種植所宜何種云授地職者既知地勢所宜而授有職事於地者云而待其政令者謂因其職事使出賦貢即下經園壝二十而一下是○注任士至職之。釋曰云任士者任其力勢所

能生育者力勢生育即丁文物也。是也云且以制貢賦也者地勢所能生育本以字民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因民九職以制貢故云且以制貢賦也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慕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故云厥賦惟上之等也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綿故孝經緯授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湍泉宜種稻所宜處多故鄭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布種所宜故二處皆云物地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既物地知所宜湏有職事案大宰職九職皆主墮地以出貢山虞澤震川衡林衡亦王地以出稅故知授地職中有此農牧衡虞之等但九職中畧率農牧二者案小司徒職云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彼守職文具故後鄭注守謂衡虞職謂九職此經無守惟有地職故鄭以地職中兼見衡虞之守也

以虞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

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墨地

故書墨或作壇郊或為蒿稍或作創鄭司

農云禮讀為墾墾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田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土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社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玄謂墨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墨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然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邦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買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高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家邑謂六采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

王子弟所食邑也。蓋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廬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墨田百畝是墨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名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墨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元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邑甸翁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多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十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墨直連反場直良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賈昔古注同墨。吾良反。吏為于為反。歲力果反。州長丁夫反後。

疏

皆同監古街反盡津忍反者與音餘龐音施涂音
徙去起呂反下同如比徐方二瓦、率音律又音類
地。釋曰此一經論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内千里中置國城
四面至墨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箭射封授不同分則從近向遠
發閭中為始也。但自遠郊百里之外置六鄉七萬五千家有
外餘地有此墨里以至教田九等所任也。云以公邑之田任
甸地者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鄉七萬五千家
餘地既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墨四處
任縣地者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來地在四百里縣地之
內也。云以大都之田墨地者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
百里來地在五百里墨地之中也。各三百里地為稻者以大
夫地少稻稍給之故云稻也。四百里為縣者以四百里來地
之外地為公邑主之者尊卑如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
春。注故書至公邑。釋曰云故書墨或作豐已下元鄭及子
等不從故書者以其煙與蒿削義無所取故也。鄭司農云
墨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後鄭不從者以其墨
者墨蘇於中里又訓為居不得為空地若空地何因有二十

而稅乎且司農又不釋里之與廢義矣故後鄭以為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司農云民宅曰宅宅以備益多也者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更有子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弟益多出往居之後鄭不從者依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二者依復稱宅與此宅田文同故不從先鄭依彼辭之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不得為大夫子得而耕之田故後鄭依此士為仕士謂鄉大夫已下仕官得田依孟子圭田解之司農云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爲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故後鄭以為府史之等仕在官家人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後鄭不從者若是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為牛人之案所受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勲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意此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牧六牲則是公家放牧之

地何得下文有稅乎故後鄭亦云牧入家人所受田也司農引司馬法已下者證經遠鄰百里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畝畝節都一也無取於州與野之義連引文耳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後鄭義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司馬法同是近郊居者但里居城邑之中故爾雅云里邑不謂訓里為邑故鄭云里居也云圃樹果蓏之屬者此謂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故後鄭從之也玄謂里居也案爾雅釋言云里邑也今云里居者但里居城邑之中故爾雅云里邑不謂訓里為邑故鄭云里居也云圃樹果蓏之屬者此謂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爲井竈葱韭者故得種樹果蓏之屬云季秋於中為場若士相見者彼先鄭以為宅田為民宅之義也云士讀為仕若後鄭之意單士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仕官之仕云所謂圭田也者所謂王制圭田無征復是殷法故圭田無稅入天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引孟子者證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之義也云賈田已下至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者皆是不從司農之義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者欲見六鄉之外有九等之田無公邑之意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以其四等公邑非卿遂又非采地不見有王治之以司馬法

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捎故在下別書王子弟所食邑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者上經江任士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彼并言土故云任言任其生育此經皆單言任故以任其曲直高下形實詳之言任義得兩含也云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既不可方平如圖明受田受邑者不得盡如制還是圖也云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者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形實兼解任其生育貢賦取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貢賦也云以塞里任國中而遂人職受民田夫塞田百畝引之者覆破司農謂塞為空地故云是塞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言正是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聲解之也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據大司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同者王畿千里開百萬夫之地也者一同百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官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案大司徒注積石曰山太阜曰陵注瀆曰川水鑪曰澤爾雅釋山山足曰麓此瀆非四瀆其瀆亦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也謂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郭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宮室塗巷謂城內九經九緝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萬夫

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云自此以外皆然者以大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唯九十三國明之外皆是餘地為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處也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若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二百里為一節故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云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者此還據司馬法而言無正文約與彼同故言或又言云以疑之也云遂人亦監焉者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野大總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為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間有遂云云而言以達于畿但鄉遂及公邑皆為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云家邑大夫之來地小都卿之來地大都公之采地首此經有家邑小都大都之文小司徒有四丘為甸四甸為縣為都按標稅入天子而言此總據來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王子弟者據春秋之義兄言弟者皆王之同母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畧稍疏者與鄉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

之者盜六鄉七萬五千家家為七夫為計餘子第多三十夫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餘壯亦如之是其餘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成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二人者此謂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故總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也云如此

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案食貨志土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閼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器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地無曠士又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又云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又見齊語管子對桓公亦云昔者聖王處士以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者以其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云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者前文總據畿內方千里三分去一此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故其除二十四萬夫也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者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云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此亦相通而言也云其餘九萬夫者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云墾里已下至半農人也鄭意九者未畢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云亦通愛一夫焉者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也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鄭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為一夫九萬為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為十二萬夫據實受地為定數故云定也云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引

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皆云少而賈焉
其心安焉據此二文皆有四民但民農已於上鄉遂公邑受
施故此雖說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
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上之子則免農矣故礼
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工商則與上賓人別彼賈人仕在
官若府史但異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爲官所使故云以事
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也其工商比農民爲賤故其家人
運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士既有祿沾及子第故其家
士工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
故知亦出耕公邑也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
四萬夫之地者經有任甸稍縣都遠郊之內已入六鄉與九
百萬夫其中除四同三十六萬夫故餘為九十六同八百
六十四萬夫之地也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欲解
於三分所去而存二之意但百里之外雖有公邑采地城郭
宮室比百里之內為狹少耳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
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
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

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不六而存一則十八
分之三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
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
之也案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
民上地不易家百畝黍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
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黍五十畝中地家百畝黍
百畝下地家百畝黍二百畝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
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黍於三分去一乃
得十三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
黍五十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
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
意遠郊外上地有黍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
兼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
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
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為
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
十向者借半今於百三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
同未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為十八同三分所去六
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
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一

同者分爲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二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前六十五同摠爲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六十九八十一又爲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爲八十四萬夫又添五百四十萬夫摠爲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也云上中下者上地家百畝乘五十畝中地家百畝乘百畝下地家百畝乘二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者以上地有乘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云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二百六十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爲六十萬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之地在地亦五分除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添前二百四十萬爲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一百四萬夫地添前五百二十萬夫摠爲六百二十四萬夫矣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者鄭摠計畿內遠郊之外訖別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三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對

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少餘地爲公邑也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西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林雖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爲定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筭法耳凡任地國宅

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

而五

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也謂庄士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林爲來林杜子春云當爲來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谷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疏凡任地至十而五釋塗場有瓜。來本又作漆音七

疏凡任地至十而五釋塗場有瓜。來本又作漆音七

經言地稅多少不同之事云國宅無征者征稅也謂城內官府治處無貌也云園廛二十而一者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墨即上經墨里任國中之地并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云近如十一者即上經宅田土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十一而

稅也云遠郊二十而三即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
之地同二十而稅三地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經
公邑之田任甸地已下至注畧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
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推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
地爲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上注云
自此已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水而言以其
鄉遂公邑皆爲夏之貢法故也云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
生非人力所作故也○註征稅至有此○釋曰司農云國宅
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者先鄭意墨既爲空地非民宅則此
國宅城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以墨里既爲民
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爲官府治事處解之玄謂國宅凡
官所有宮室使所治者也者吏即卿大夫事則匠人云外有
九室九卿治之是也故無征也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
也者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家使役多於稅上輕而
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任十一而稅唯
近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墾亦輕之者墨無穀園少利也者
以其墾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杆是產無穀也園少利者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

稅也云遠郊二十而三即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
之地同二十而稅三地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經
公邑之田任甸地已下至注畧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
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推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
地爲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上注云
自此已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水而言以其
鄉遂公邑皆爲夏之貢法故也云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
生非人力所作故也○註征稅至有此○釋曰司農云國宅
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者先鄭意墨既爲空地非民宅則此
國宅城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以墨里既爲民
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爲官府治事處解之玄謂國宅凡
官所有宮室使所治者也者吏即卿大夫事則匠人云外有
九室九卿治之是也故無征也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
也者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家使役多於稅上輕而
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任十一而稅唯
近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墾亦輕之者墨無穀園少利也者
以其墾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杆是產無穀也園少利者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

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奉西奉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
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

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墨人職掌歛市之次布僥布貿布罰布墨布孟子曰墨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為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從車輦給繇役。僥剗音曉徐才鑒反皆說音稅也云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夫三為屋民有五畝之宇廬舍之外不樹桑麻者此則大宰問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無可賦稅仍使出夫稅家稅之征次勸之使樂業也。註鄭司至繇役。釋曰洗鄭云不毛者謂不樹桑麻據孟子為農市令者之泉墨布者■賄諸物邸舍之說彼諸布皆是泉故引以為證也引孟子墨無夫里之布亦謂曰率出泉宅不毛無一里之罰布天下民願為之民矣云欲令民就四業則雖足司農之義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者以夫三為屋以三夫解屋也云以共言凶二服及喪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但射器賓器等為國行禮故出官物為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物故比族主集此罰物為之故鄭唯據此

二事而言也云夫稅者百畝之稅知者以家稅為士徒故知是一夫之田所稅粟也云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知者案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故知家流是士徒車輦也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為之旨輕重之差鄭答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

賦疏

以時徵其賦。釋曰閭師徵斂六鄉之賦貢遂師旅師斂六遂以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事重以載九賦及九貢則此賦貢含有也至於里布屋粟及閭民夫家之征亦可斂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國中及四郊一所主數六鄉之

中自墨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

疏

閭師至其賦○釋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

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長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頤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皆是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注國中至九貢○釋曰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者以其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中自墨里至遠郊也者此鄭重解國中及四郊之義據上言今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是主數也云六鄉之裏里至任遠郊之地其中含有大鄉七萬五千家故鄭指六鄉而言也云掌六畜數者農土之本也者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則唯牛可為農事而鄭指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不用為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為用故移入農事之中是也以閭師主徵斂亦可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者案下又陳貢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為主耳賦謂口率出泉若然案大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為九等此國中及四郊又與太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貢為一謂諸侯之九貢即大宰九職之貢與下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

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園以樹事育草

凡

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

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貢

木謂葵韭果蓏之屬○飭疏九任至其物○釋曰案大宰音勤以畜許又反下同

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九任民謂任使萬民使出貢與下爲目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案大宰職云一日三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穀之數大宰已注謹云在圃以樹事貢草木者大宰云二曰園圃植草木故還使貢草木謂菜蔬果蓏之屬云任工以飭材

事貢器物者大宰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故八材飭治以爲器物故此還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大宰云六

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還使貢貨賄也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大宰云四曰畜牧養蕃鳥獸故還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大宰云七曰嬪端化治終家故還使貢布帛

女即彼嬪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大宰云三曰虞約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

管氏曰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章

管氏

物然也序官山澤捕麋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山不相處者欲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物故互見互義也此文次第與大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爲次此不依彼爲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為一此文分山澤為二唯有八者但九職有臣妾及閭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妾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皆歸於無可說故也其間民載師已見出夫家之征故於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爲一者以山澤山貢不同故分爲二以充八通間民爲九耳○注貢草至之屬○釋曰案大宰注疏村百草根實與此注不同者但百草根實即葵韭果蓏百草中可以兼本矣

凡無職者出夫布

獨言無職者六九凡無至夫布掌其九賦○疏曰無職夫

故言凡此無職即大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爲有職者執事當家屬也不事即無職也云出夫布者亦使出夫口稅之泉也○注獨言至九職○釋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皆論之不言民無職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召百田稅如今租矣

夫布者如今穿歎在九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相即大狃不得兼言家鄭連言家挾弓耳劉惔又問簡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注粟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經職者出夫市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天布凡爲九持自布賦不同重計入貢未之能審也鄭答曰讀大官冢宰職則審矣耕職在九賦中此不言其徐獨言此者此官掌敎賦耕無職者不出等故言耳鄭云讀大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賦元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鄉六也亦以閩市山澤及金幣餘爲九賦中亦此不言其徐獨言此者此官掌敎賦耕無職者不出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賦爲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真句下讀為耕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賦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凡庶民不繡者祭無牲不

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葬者不帛不績

者不衰

掌罰其家事也盛衰稷也薄周始也不帛不得衣

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衰稷

曰盛耕者所以殖衰稷

回反九族至不衰○釋曰云麻人不立廟者祭無牲者案

下同疏子云庶人五母雞一母彘無六其時是以不畜

者當由罰之故死後祭無也無人用牲之法君王制云非以郊麥以魚茶以豚鵝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衰稷今情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云不樹者無椁者無椁又無五寸之椁也云不葬者不帛者葬則得帛孟子云五十者庶人五口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可以衣帛以不葬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猶績者得布其喪裳以布爲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爲之著衰裳以

罰之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畝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稅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郊里鄰所居也自邦國以

縣

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同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比毗忘反後效此至廢置釋曰云掌邦國據畿外諸侯言都鄙聚畿內五百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稼二百里六百

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向內而講之
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云而辨其庶家人
民田萊之數者夫家猶言男女人民謂奴婢田萊見田及若
不耕者之萊其數皆知故云之數也云及其六畜車輦之轡
者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所以駕馬輦人挽行之轡計也謂
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大比則以政羣吏而以詔廢置者
古者亦三年一大案且戶口則考核主民之羣吏校其功過
以詔告在上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有過者廢退之○旌旗
里至言近○釋曰云郊里鄉所居也者謂六鄉之民布在國
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
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與此同也必
知鄉民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
中同是鄉民也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者其義
若間師耳云周天下也若邦國則六賦四郊則兼國中故云
周補天下也云萊休不耕者詩云田卒汙萊注云下者汙高
者來是萊謂草萊之乘若上地萊五十畝之類也云郊內謂
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者郊外言萊即此經田萊陳亦而
言蓬人亦云萊五十畝百畝之類是萊卑草萊穢汚之類也
郊內謂之易無文案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或不上地

不_一易中_一地_一易下_一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
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_一言易者善言近也

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
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軍人之卒伍使皆備旗
鼓兵器以帥而至

至○釋曰云若將有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將
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
獵之戒有戒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
主將事故先於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衆
庶者謂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其庶衆已下云會其軍人之
卒伍者謂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爲卒下人爲伍車亦有卒伍
云使皆備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
已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投
矛戈戟也以帥而至者謂帥而至鄉師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城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疏造凡

之委積以待凶荒

委積者，穀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其用也。

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所謂餘其用也。

里鄉所居也。艱阨猶困乏也。門閑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餼，禦也。羈旅過行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

故書艱民撻阨，羈作寄。杜子春云：撻阨當爲艱阨，寄當爲羈。遺唯季反，劉音遂施惠式，政反後施惠。

皆同。廩良甚，反易以政，反撻音難，又音謹。

此官主施惠，故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此與下爲揔目也。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者，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稅多小，揔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留之，以爲恤民之艱阨之等也。艱阨謂年穀不熟，民有困乏，則振恤之。

之云門閑之委積以養老孤者，門謂十二國門，閑十二閭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者，其實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庶簡便，欲以待賓客也。云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鄙家六遂在郊外曰野，六遂中又有五百家鄙，故以老孤故司門一以具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里居者其實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庶簡便，欲以待賓客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閑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

縣師遣人

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也。以歲至賦貢。注野謂至師同。釋曰：知野含有甸，稍縣都者，以其縣師并掌天下，既邦國與畿內不同。明野中皆含有此四者也。云所徵賦貢與閭師同者，相間師徵六鄉賦貢，并錢之。此縣師所徵四支賦貢與閭師同。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故直云徵之同。明錢則異也。

以正歲時徵野之賦貢

野謂

疏

謂

之遂師旅師之故云徵野之賦貢。注野謂至師同。釋曰：以郊內賦貢閭賦貢與閭師同。

同。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故直云徵之同。明錢則異也。

謂

謂

鄙表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兼得公呂在甸地者也旅客也謂客有歸紩在比夫得去者則於此惠之但羈旅更處皆有獨於此見惠者但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羈旅皆得取之故獨見於此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謂四百里都上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其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於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之事也○注委積至爲羈○釋曰倉人主藏設稟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稍非邦內若穀不熟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注止年穀餘法用謂道路之義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又案稟人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是稟人亦云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入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移用亦如此也者職內所云亦謂本同所用有餘乃移於他處故云亦如此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據此文三十里言委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廬若今野候徒有廬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跂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

○序劉音雅疏凡賓至有積○釋曰上經委積隨其所湏行道所湏故分布於道路遠處湏多故有積近處湏少故有飲食及委也○注廬若至一宿○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徒有廬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為况也云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者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十里又有一廬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間三廬一宿凡廬有四義十里有一也中田有廬二也易剥之上九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疏

凡委積之
凡委至頒之。釋曰言

事是也以時頒之
則以待者是也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十三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十四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半馬

車輦之力政

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

疏

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
城郭塗巷溝渠牛馬車輶則轉委積之盈。
政音征出注下同

畿內卿遂及公邑云均地政者謂均地守地職二
者之稅使十一而出稅又均民人已下力征之事。注政讀至之屬
釋曰鄭破政爲征者以經政是政教之政非征稅之征故破
之也鄭又知地征是地守地職之稅者以其出稅無過地守
地職二者故知之也云地守衡虞之屬者亦謂畿內川衡林
衡山虞澤虞皆遣其地之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
者使出稅以當邦賦云地職農圃之屬者此即大宰九職云
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之屬以九職任之因使出稅也云力征
已下并車輶並是力征之稅若然士均云掌平地之政以均
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與此